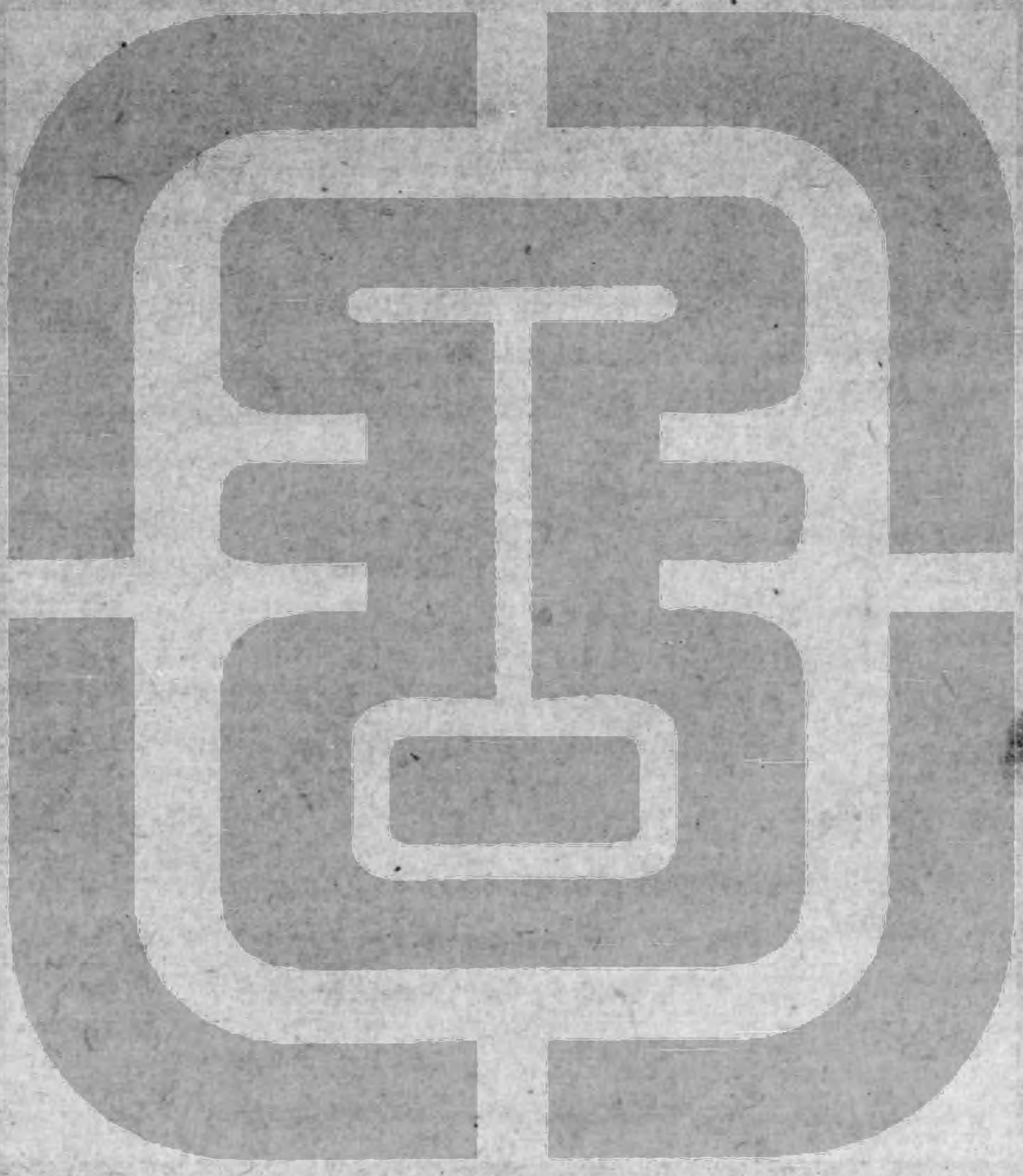


書經集註卷第三

蔡沈集註

松坡圖書館藏

商書

契始封商。湯因以爲有天下之號。書凡十七篇

湯誓

湯。號也。或曰謚。湯名履。姓子氏。夏桀暴虐。湯往征之。亳衆憚於征役。故湯諭以弔伐之意。蓋師興之時而誓于亳都者也。今文古文皆有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

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台音怡後同

王曰者。史臣追述之稱也。格至。台我。稱舉也。以人事言之。則臣伐君。可謂亂矣。以天命言之。則所謂天吏非稱亂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穡。刈穫也。割。斷也。亳邑之民。妥於湯之德政。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我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亦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

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遏。絶也。割。剿割夏邑之割。時。是也。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盖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惡

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賚與也。食言。言已出而反吞之也。禹之征苗。止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至啓則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此又益以朕不食言。罔有攸赦。亦可以觀世變矣

仲虺之誥　虺許偉反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誥。告也。周禮士師。以五戒先後刑罰。一曰誓用之於軍旅。二曰誥用之於會同。以喻衆也。此但告湯。而亦謂之誥者。唐孔氏謂仲虺亦必對衆而言。蓋非特釋湯之慙。而且以曉其臣民衆庶也。古文無今文有。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廬江六縣有居巢城。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

籍以爲口實也○陳氏曰堯舜以天下讓後
世好名之士猶有不知而慕之者湯武征伐
而得天下後世嗜利之人安得不
以爲口實哉此湯之所以恐也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
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
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
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爭
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亂
者也墜陷也塗泥也炭火也維爲民主而反
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然
民不可以無主也故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
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
下之大業也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
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
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
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
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
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林氏曰辭宣王問孟子曰湯放桀武王伐紂
有諸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
殘賊之人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
君也夫立之君者懼民之殘賊而無以主之
爲之主而自殘賊焉則君之實喪矣非一夫
而何孟子之言
則仲虺之意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同誣罔臧善式用爽明師衆也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祭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王氏曰夏有昏德則衆從而昏商有明德則衆從而明○吳氏曰用爽厥師續下文簡賢附勢意不相貫疑有脫誤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羣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

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秕卑夏反

簡畧繁多羣聚始也戰戰恐懼貌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羣我邦於有夏爲祟所惡欲見剪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勦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大小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祟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祟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祟而迹之危如此又記言祟因湯於夏臺湯之危屢矣無道而惡有道勢之必至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

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懋與茂同

邇近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也本源澄澈然後用人處己而莫不各得其當懋茂也繁多之意與時乃功懋哉之義同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己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改過不吝而己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於己合併爲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illegible]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聞者如此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葛國名伯爵也餉饋也仇餉與餉者爲仇也葛伯不祀湯使問之曰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耕老弱饋餉葛伯殺其童子湯遂征之湯征自葛始也奚何徯待也蘇復生也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

則妻孥相慶曰。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爲我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呂氏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

廣、曰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疎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爲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者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聖。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非特世道之降。抑亦師道之不明也。伊尹之論遡流而源。要其極而歸諸能自得師之一語。其可爲帝王之大法也歟。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二。先言天

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爲君難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禍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誥

湯伐夏歸亳。諸侯率職來朝。湯作誥以與天下更始。今文無。古文有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誕。大也。亳。湯所都。在宋州穀熟縣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順其自然。所謂衷也。人之稟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恒性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命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聖賢

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者如此之重也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罹鄰知反　荼音徒

言桀無有仁愛。但爲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冤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屈原曰。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天之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戮當作勠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肆。遂也。元聖。伊尹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

貢若草木。兆民允殖

孚。允。皆信也。貢。文之著也。殖。生也。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寓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也。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末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戾。罪。隕。墜也。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慆。慢也。匪。非。指法度言。慆淫。指逸樂言。典。常也。常出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爲。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

在。君道當然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忱時壬反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伊訓

訓。導也。太甲嗣位。伊尹作書訓導之。史録爲篇。今文無。古文有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見形甸反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一也。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乙丑。日也。不繫以朔者。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頒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則皆以寅爲首也。伊。姓。尹。字也。伊尹名摯。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冢。長也。禮有冢子冢婦之名。周人亦謂之冢宰。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又攝而臨羣臣。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也。烈。功也。商頌曰。衎我烈祖。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

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
○或曰。孔氏言湯崩踰月。太甲即位。則十二
月者。湯崩之年建子之月也。豈改正朔而不
改月數乎。曰。此孔氏惑於序書之文也。太甲
繼仲壬之後。服仲壬之喪。而孔氏曰。湯崩眞
殯而告。固已誤矣。至於改正朔而不改月數。
則於經史尤可攷。周建子矣。而詩言四月維
夏。六月徂暑。則寅月起數。周未嘗改也。秦建
亥矣。而史記始皇二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爲
曰嘉平。夫臘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則臘爲
三月。云十二月者。則寅月起數。秦未嘗改也。
至三十七年。書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十一月
行至雲夢。繼書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酈
山。先書十月十一月。而繼書七月九月者。知
其以十月爲正朔。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且
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則夫秦

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爲建酉月
矣。安在其爲建亥乎。漢初史氏所書。舊例也。
漢仍秦正。亦書曰元年冬十月。則正朔改而
月數不改。亦已明矣。且經曰。元祀十有二月
乙丑。則以十二月爲正朔而改元何疑乎。惟
其以正朔行事也。故後乎此者。復政厥辟。亦
以十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蓋祠告復政。皆
重事也。故皆以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
意湯崩踰月。太甲即位。眞殯而告。是以崩年
改元矣。蘇氏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
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孔氏以爲湯
崩。吳氏曰。殯有朝夕之奠。何爲而致祠。主喪
者不離於殯側。何待於祇見。蓋太甲之爲嗣
王。嗣仲壬而王也。太甲。太丁之子。仲壬其叔
父也。嗣叔父而王。而爲之服三年之喪。爲之
後者。爲之子也。太甲既即位於仲壬之柩前。

方居憂於仲壬之殯側伊尹乃至商之祖廟徧祠商之先王而以立太甲告之不言太甲祠而言伊尹喪三年不祭也奉太甲徧見商之先王而獨言祇見厥祖者雖徧見先王而祇見厥祖也亦猶周公金縢之冊雖徧告三王而獨眷眷於文王也湯既已祔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丙仲壬之事但此書本爲伊尹稱湯以訓太甲故不及外丙仲壬之事

爾餘見書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鼍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

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有以夏事告之也率循假借也有命有天命者謂湯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共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之修則始於亳都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修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修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爲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爲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常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

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

伊尹見其微。故拳拳及此。劉侍講曰。墨。即叔向所謂夏書昏墨賊殺。皐陶之刑貪以敗官爲墨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歎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訓。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爲善則降之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爲之。厥宗之墜不在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太甲上

商史録伊尹告戒節次。及太甲往復之辭。故三篇相屬成文。其間或附史臣之語。以貫篇意。若史家紀傳之所載也。唐孔氏曰。伊訓。肆命。徂后。太甲。咸有一德。皆是告戒太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事立稱也。林氏曰。此篇亦訓體。今文無。古文有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亦曰保衡。或曰伊尹之號。史氏錄伊尹之書。先此以發之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監音鑑
左音佐

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爲明命。在人爲明德。

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先見如字相去聲下同

夏都安邑。在亳之西。故曰西邑夏。周。忠信也。○施氏曰。作僞心勞日拙。夏之先王。以忠信爲周。忠信則無僞。故能周而無缺。則缺露而不周。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

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爲戒哉。當敬爾所以爲君之道。君而不君。則黍辱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王惟庸罔念聞

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此史氏之言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甲晦爽。明也。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丕大也。顯亦明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爲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道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蓋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

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王未克變

不能變其舊習也。此亦史氏之言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狎。習也。弗順者。不順義理之人也。桐。成湯墓陵之地。伊尹指太甲所爲。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往。允。信也。自諸己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臾以導其爲非者。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汚染。

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次篇伊尹言嗣王克終厥德。又曰。允德協于下。故史氏言克終允德。結此篇以發次篇之義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唐孔氏曰。周禮。天子六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蓋衮冕之服。義或然也。奉。迎也。喪既除。以衮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爲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若性成。一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爲萬世無疆之休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

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厎救之德圖惟厥終 逭親玩反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太甲致敬於師保其禮如此不類猶不肖也多欲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廢禮儀度就事言之也禮慈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災也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惟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然昔之迷今之復昔之晦今之明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而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脩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爲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后來其蘇之事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爲。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明。思明。則所視者不惑於儉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斁也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元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誠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爲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治去聲否俯久反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也。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爲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進乎前者矣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

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中庸論君子之道。亦謂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進德脩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慎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爲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于志而聽之。以上五事。蓋欲太甲矯乎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
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爲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則萬邦以正矣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弗思弗爲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爲作其聰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爲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吳氏曰上篇稱嗣王不惠于阿衡必其言有與伊尹背遠者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此罔以寵利居成功已之所自處者已素定矣下語既非泛論則上語必有爲而發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史氏取其篇中咸有一德四字以爲篇目今文無古文有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已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此史氏本序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而保厥位矣。君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爲建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蓋反覆言之

德惟一。動罔不吉。二三。動罔不凶。
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而雜。則無往而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愼。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任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爲上爲德。左右厥辟也。爲下爲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以必愼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人[illegible]取人爲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illegible]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illegible]者。德之實行。[illegible]本原統會者也。德兼[illegible]善。不主於善。[illegible]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illegible]於一。不協于[illegible]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太甲至是而得與聞焉。亦異乎常人之改過者歟。張氏曰。虞書精一數語之外。惟此爲精密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illegible]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長上聲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

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盡子忍在忍二反

罔使罔事。即上篇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之意。申言君民之相須者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無毋同。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之不同。至於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爲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爲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兮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喻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左傳謂盤庚之誥。實誥體也。三篇今文古

文皆有。但今文三篇合爲一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籲音喻

殷在河南偃師。適。往。籲。呼。矢。誓也。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惟稱商。自盤庚遷都之後。於是殷商兼稱。或只稱殷也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曰。盤庚之言也。劉。殺也。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況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言。則先王遷

徙亦必有稽卜之事仲丁河亶甲篇逸不可攷矣五邦漢孔氏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爲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于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前當自有五遷史記言祖乙遷邢或祖乙兩遷也

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蘖牙葛反又魚列反

顛仆也由古文作𠙵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蘖譬殷也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斆胡教反

斆教服事箴規也耿地潟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爲在位者之所排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

無或敢伏小人之所箴規焉耳。蓋小民患湯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絕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咸在也。史氏將述下文盤庚之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若曰者。非盡當時之言。大意若此也。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無與毋同。毋得上之命。從已之安。蓋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爲群臣而發。以斁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

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

逸。過也。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則奉承于內。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豈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內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誚誚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蓋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下文人惟求舊一章可見

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

弗知乃所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于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荒。廢也。逸。過失也。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爲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戎。大。昏。强也。汝不畏沈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强力爲勞苦之事。不

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喻。申言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恫音通。燎盧皎反。乃照反。撲普卜反。

吉。好也。先惡。爲惡之先也。奉承。恫痛。相。視也。憸民。小民也。逸口。過言也。逸口尚可畏。況我制爾生殺之命。可不畏乎。恐謂恐動之以禍患。沈。謂沈陷之於罪惡。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勢焰雖盛。而殄滅之不難也。靖。安也。咎。過也。則惟爾衆。自爲不安。非我有過也。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任如林反

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

在人惟求舊一句。而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詳下文意可見。若以舊人爲老人。又何侮老成人之有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選須絹須兗二反與去聲

胥。相也。敢。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射食亦反

難。言謀遷徙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

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用罪。猶言爲惡。用德。猶言爲善也。伐。猶誅也。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爲惡爲善。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致告者。使各相告戒也。自今以往。各敬汝事。整齊汝位。法度汝言。不然。罰及汝身。不可悔也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亶當旱反　造七到反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蘇氏曰。民之弗率。不以政令齊之。而以話言曉之。盤庚之仁也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承。敬也。蘇氏曰。古謂過爲浮。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也。保后胥感。民亦憂其憂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比毘至反

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汝者。惟喜與汝同安爾。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或曰盤庚遷都民咨胥怨而此以爲丕從厥志何也蘇氏曰古之所謂從衆者非從其口之所不樂而從其心之所不言而同然者夫趨利而避害捨危而就安民心同然也殷亳之遷實斯民所利特其一時爲浮言搖動怨咨不樂使其即安危利害之實而反求其心則固其所大欲者矣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忱時任反乘平聲瘳丑鴟反

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慼今我亦惟汝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正此意也利害若此爾民而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其有今。猶言有今日也。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言迺續乃命于天。蓋相首尾之辭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迁乃心

迁雲俱反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倚汝之身。迁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畜許六反

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哉。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矢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陳。久。崇。大也。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湯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爲而虐害我民。蓋人君不能爲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比毘至反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先后。泛言商之先王也。幼孫。盤庚自稱之辭。比。同事也。爽。失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戕慈良反斷都管反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爲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來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來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君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爲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啓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此章先儒皆以爲責臣之辭。然詳其文勢。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則亦對民庶責臣之辭。非直爲羣臣言也。按上四章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高后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無所赦也。王氏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及俗之惡而禁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即利。故盤庚以具貝玉爲戒。此及其俗之惡而禁之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各因其俗

罪疾爲告。此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之所大憂念者。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絕遠。則殆矣。分猷者。分君之所圖而

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遷徙之議爲不可易。而不爲浮言橫議之所動搖也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易夷益反 種之勇反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遇爲姦爲宄。刼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閔。恐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勑之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趍事也。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爲子孫無窮之業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此史

氏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盤庚之言也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趍事赴功以爲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以建大命勉之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腎是忍反比毘至反

歷盡也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於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按立政三亳鄭氏曰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圯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今耿爲河水圯壞沉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

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二三篤敬之民。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冲。童。弔。至。由。用。靈。善也。宏。賁。皆大也。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爲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畧彼既往之傲惰。委曲忠厚之意。藹然於言辭之表。大事以定。大業以興。成湯之澤。於是而益永。盤庚其賢矣哉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有所隱痛於心哉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爾雅曰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肩任敢勇也鞠人未詳或曰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爲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訓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否俯又反

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自庸

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引直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敬也敬布爲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庚其賢矣哉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祖乙圮於耿盤庚不得不遷然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衰也其所以信於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益開衆言反復生

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比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厲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傅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於此。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爲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之辭。總謂之命者。高宗命說。實三篇之綱領。故總稱之。

今文無古文有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

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亮龍張反
陰烏含反

亮。亦作諒。陰。古作闇。按喪服四制。高宗諒陰三年。鄭氏註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鷂之鷂。闇。謂廬也。即倚廬之廬。儀禮。剪屏柱楣。鄭氏謂柱楣所謂梁闇。是也。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先儒以亮陰爲信默不言。則於諒陰三年不言爲語復。而不可解矣。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猶弗言。羣

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庸用也高宗用作書告喻羣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於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蓋高宗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得者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築傅巖在虞虢之間謂之卜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爲相按史記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書不言省文也未接語而遂命相亦無此理置諸左右蓋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

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呂氏曰。高宗見道明。故知頃刻不可無賢人之言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日雨爲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啓。開也。沃。灌溉也。啓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瞑。眠見反。眩。熒絹反。跣。蘇典反

方言曰。飲藥而毒。海岱之間。謂之瞑眩。瘳。愈也。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

辟必益反

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同心正救。使循先王之道。高宗欲傳說暨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祇若王之休命

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決不可不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況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后王。天子也。君公。諸侯也。治亂曰亂。明王奉順天道。建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

長。制爲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爲一人逆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惟口起羞惟甲胄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乞茲克

乃罔不休 胄直又反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胄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一者所以爲已。當慮其患於人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惟治亂在庶官不及私昵惟其能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昵尼爾反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王制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

之六鄉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德。所以亂也。○按古者公侯伯子男。爵之於朝廷。此言庶官。則爵爲公卿大夫士。公卿大夫士。凶德之人。雖有過人之才。爵亦不可及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其時。猶無益也。聖人酌酢斯世。亦其時而已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效力。而功隳矣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脩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爲之憂。簡稼器。脩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爲之害。所謂事事有備無患如此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一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黷徒谷反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鬼神之道也。商俗尚鬼。高宗或未能脫於流俗。事神之禮。必有過焉。祖己戒其祀無豐昵。傅說蓋因其失而正之也

王曰嗚呼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之立言者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

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爲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爲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甘盤。臣名。君奭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遯。退也。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旣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敘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無逸言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與此相應。國語亦謂武丁入于河。自河徂亳。唐孔氏曰。高宗爲王子時。其父小乙。欲其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也。蘇氏謂甘盤遯于荒野。以台小子語脉推之。非是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遯乃訓

心之所之謂之志。遯。行也。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塩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塩過則

鹹。梅過則酸。塩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脩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已。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脩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林氏曰。傅說稱王而告之。與禹稱舜曰帝光天之下。文勢正同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茲。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脩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已者如此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斅胡教反

敷。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敷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或曰。受教亦曰敷。敷於爲學之道半之。半須自得。此說極爲新巧。但古人論學。語皆平正的實。此章句數非一。不應中間一語獨爾巧險。此蓋後世釋教機權。而誤以論聖賢之學也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憲。法。愆。過也。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尚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乂。列於衆職。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爲喻。繼以麴蘗鹽梅爲喻。至此又以

股肱惟人爲喻其所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嗚呼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喪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于市恥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故曰協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慊之辭對者以己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異時高宗爲商賢佐果無愧於成

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肜日

高宗肜祭。有雊雉之異。祖己訓王。史氏以爲篇。亦訓體也。不言訓者。以既有高宗之訓。故只以篇首四字爲題。今文古文皆有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肜音融 雊居候反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殷曰肜。周曰繹。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序言湯廟者。非是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格。正也。猶格其非心之格。詳下文高宗祀豐于昵。昵者。禰廟也。豐於昵。失禮之正。故有雊雉之異。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同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監音鑑 夭於兆反

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予奪。惟主義如何爾。降年有永有不永者。義則永。不義則不永。非天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意高宗

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如漢武帝五時祀之類。祖已言末年之道。不在禱祠。在於所行義與不義而已。禱祠非末年之道也。言民而不言君者。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爲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脩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絶之矣。祖已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恕。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瀆於祭祀。傳說嘗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豈

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司。主。胤。嗣也。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況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豐於昵廟乎

昵 音暱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名昌。姓姬氏。戡。勝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之地。按史記。文王脫羑里之囚。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鈇鉞。使得專征伐。爲西伯。文王既受

命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奔告于王庶幾王之改之也史録其言以爲此篇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下文無及戡黎之事史氏特標此篇首以見祖伊告王之因也祖姓伊名祖已後也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

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

戲用自絶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絶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絶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絶於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

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絶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荐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
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心也不迪率典
廢壞常法也

大命非常之命摯至也史記云大命胡不至
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
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
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
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數息謂民雖欲亡我我
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
責命于天

參倉含反

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
參列在上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
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爲之事其能
免戮於商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
漢唐中主所不能容者紂雖不改而終不怒
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多矣愚
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
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

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復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微子

微。國名。子。爵也。微子名啓。帝乙長子。紂之庶母兄也。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史録其問答之語。亦誥體也。以篇首有微子二字。因以名篇

今文古文皆有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沉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酗吁句反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沉酗于酒。敗亂其德於下。沉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已。猶不忍斥言之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

相爲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冐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無所畏懼。強陵弱。衆暴寡。方起讐怨。爭鬬侵奪。綱紀蕩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哀怨痛切。言有盡而意無窮。數千載之下。猶使人傷感悲憤。後世人主觀此。亦可深監矣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

出尺類反
隮牋西反

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隮墮之事。將若之何哉。蓋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與小旻詩言旻天疾威。敷于下土。意同。

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也。此答微子
沉湎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下同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乃罔畏畏者。不畏其所當畏也。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咈。逆也。耆長。老成之人也。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答微子發狂耄遜之語。以上文特發問端。故此先答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

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物。禮之最重者。猶爲商民攘竊而

去。有司用相容隱。將而食之耳。無災祸。豈待草竊姦宄而已哉。此答微子草竊姦宄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言不怠。罪合于一。多瘝罔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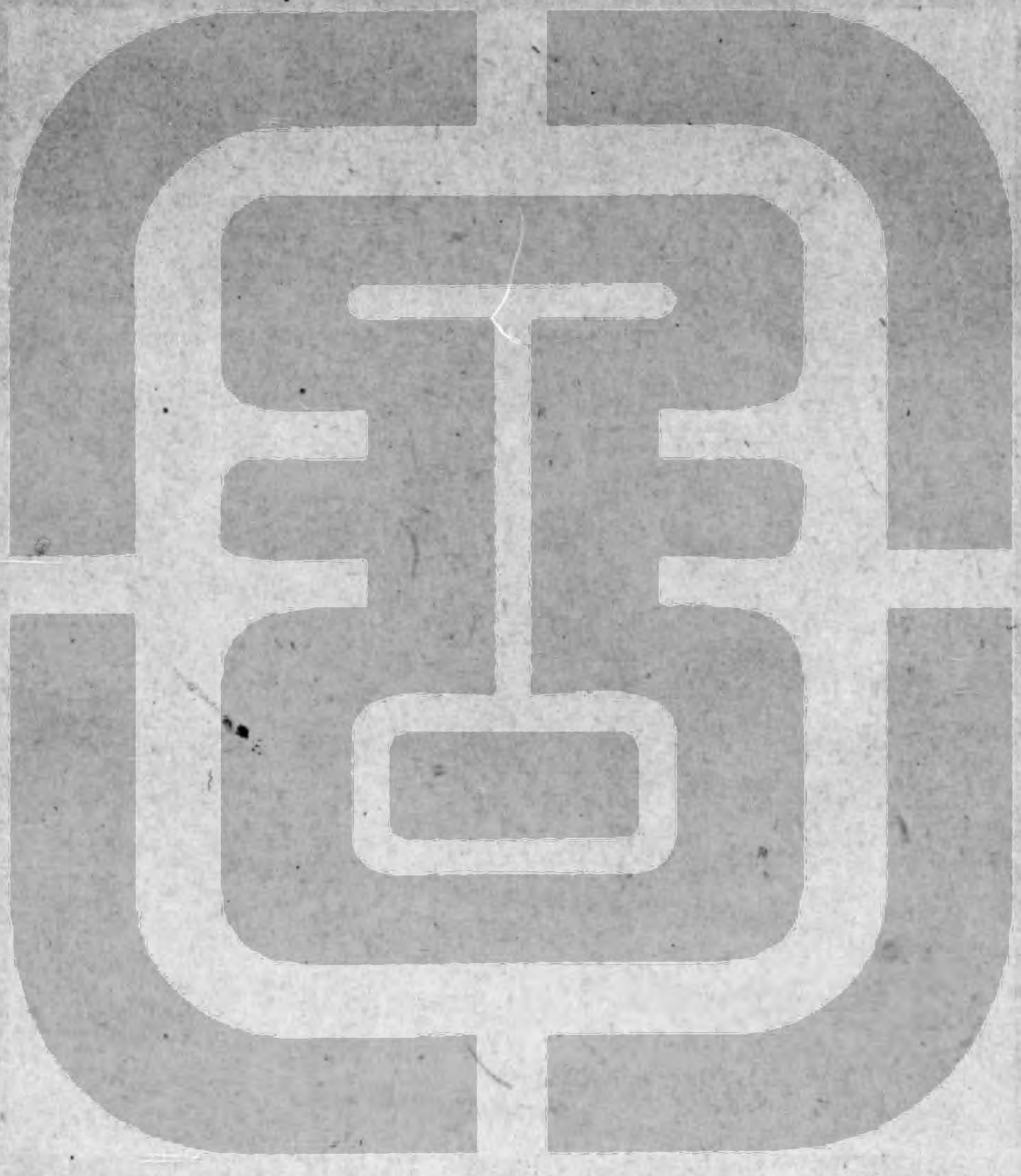
讎言斂。若仇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讎言斂之事。夫上以讎言而斂下。則下必爲敵以讎上。下之敵讎。實上之讎斂以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讎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爲一。故民多飢瘁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相爲讎敵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

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顚隮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爲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卒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決不可不去也此答微子淪喪顚隮之語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答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靖安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按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又按左傳楚克許許男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逄伯逄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櫬禮而命之然則微子適周乃在克商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論微子之去者當詳於是

書經集註卷之二十一終